



音诗文丛

贴近浪漫时代

刘雪枫 著

東方出版社

音

文丛



贴近浪漫时代

刘雪枫
著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丽华

装帧设计:曹 春

版式设计:任宗英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贴近浪漫时代/刘雪枫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1

(音诗文丛/刘丽华主编)

ISBN 7-5060-1226-X

I. 贴…

II. 刘…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2874 号

贴近浪漫时代

TIEJIN LANGMAN SHIDAI

刘雪枫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张:7.125

字数:154 千字 印数:1-5,000 册

ISBN 7-5060-1226-X/Z·96 定价:12.00 元

自序

我不是一个能写下轻松文字的人。

很小的时候便开始读书，但却从骨子里“眼高手低”。从小学到中学，最怕的是作文，每一次作业都要殚精竭虑，吃尽苦头。但是这属于天大的秘密，又怎能让别人知道呢。

1979年高考报志愿时，大家都以为我会填中文系，结果我力排众议决心去学历史，因为我知道我是成不了作家的。事实也是如此。除了两次做毕业论文，我真的没有写过什么像样的东西。北大历史系的传统又恰恰让我觉得我这样做是有着充分的理由的。

我听音乐的历史应该有三十年了，但从未想过要为此写点什么。既然是业余爱好，也就不可能去做我根本不喜欢做的事情。

1996年春天，我在沈阳通过李业民结识了深圳万科公司的丁长峰。丁老弟来沈阳之前是《万科周刊》的主编，他虽已身不在其位，却仍很关心“周刊”的建设，他很看重这份企业内刊的人文情怀，他本人与我一见如故，毫无疑问是音乐在其中起了作用。他约我为“周刊”写稿，并讲好开一个“爱乐”专栏。因为聊得投机，再加上我也不愿失了面子，竟不假思索地满口答应下来。

接踵而来的痛苦真是难以言说。写一篇“爱乐”的文章将我整整折磨了一个多星期，先是看了一大堆书，然后发现一点用都没有。题目一口气拟了十几个，接着便听唱片，始终也不得要领。没办法只好找丁长峰求救，意欲将此事推掉以换解脱。长峰认定我能写好，他告诉我，万科的人大多都喜欢莫扎特，为何不从莫扎特开始呢？于是我写下我的第一篇关于“听唱片”的文章《听最好的莫扎特》。

那篇文章的观点到今天我仍然坚持，但是它完全可以被写得更有文采一些，可以更流畅一些。语言不应该是那样组织的，对莫扎特的理解如果是这样来表达，那真是没趣得紧。

我硬着头皮一篇篇写下去，直到开始有人说“挺有意思”了。“周刊”的读者给了我很大的信心，但让我觉得写这样的东西有点奔头的还是东方出版社的刘丽华小姐，我经常看她责任编辑的书，虽不相识但并不感觉有什么隔膜。她让我编一本这种类型文字的集子，我满口答应之后才发现已经完成的稿子不过十篇左右，再一篇一篇写下去，实在任重道远，但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我没有想到我的文章得到三联书店《爱乐》编辑部耿捷小姐的青睐。一篇《只听唱片》开始了我在《爱乐》“苦难”的命运——常常被催逼得无处藏身。我以给《爱乐》写稿为荣，所以总是很痛快地答应她的约稿，当然有时也为了贪图几张不花钱的唱片，但那样就得写一个“新片评介”。不管怎样，我是热爱这个杂志的，因此我减少了给《万科周刊》的供稿，这使我感到很对不起。其实说到底还是没有我太多的东西可写，即使勉强写了，也还是吃力，写东西对我终究还是很困难的事情。

现在，终于凑足几十篇文字了，从字数上看像一本书的模样了。我的编排顺序便是写它们的时间顺序，不仅是我，相信

读者也能看出我的进步,如果流畅也算是一种进步。

我现在很茫然,不知这样的东西以后还会不会写,我只知道音乐在我的生活中不会改变它的位置。

我将此书献给我的父亲,当他将音乐赐予我的时候,我甚至还是一个没有意识的婴儿。

刘雪枫

1998年8月23日(农历七月初二)

这天是我妈妈的生日

目 录

自序	1
听最好的莫扎特	1
乐迷的马勒	6
向老一辈致敬	10
幻境中的真实	15
以乐会友	20
我听巴赫	24
小泽曾经面对的	28
镇宅之宝	33
暮年的情怀	38
续暮年的情怀	43
全球倒灶的新年音乐会	47
再弹新年音乐会	51
只听唱片	55
重闻贝多芬	59
远离瓦格纳	63

瓦格纳歌剧中的管弦乐	67
歌手的忠诚	73
“酒神”与“文艺复兴人”	81
“死与少女”	86
听最好的伯恩斯坦	90
挥之不去的法兰西情结	97
我听哈农库尔特	103
音乐厅里的感动	109
马勒的宿命	113
谁来指挥马勒	119
不一样的克利夫兰,不一样的	
多纳依	127
奥特的本质	131
“纽约爱乐之声”	133
《尼伯龙族的指环》重要录音	
版本臆说	137
我选择捷吉耶夫	150
今日俄罗斯的荣耀	154
眼见为实的捷吉耶夫	157
最后的胜利者	160
“通缉”翁德里希	165
《图兰多》的故事	171
太庙只是一个符号	175
离上帝很近的时刻	179
我们时代的布里顿	182
贴近浪漫时代	186

附录:关于音乐的一次对话 191

《瓦格纳戏剧全集》中文

译本前言 200

听最好的莫扎特

思想巨人爱因斯坦说,死亡意味着再也听不到莫扎特的音乐啦。记得电影《走出非洲》曾用莫扎特的单簧管协奏曲的慢板乐章作点睛配乐,使整个故事的浪漫更为超凡绝俗。女主人公在追忆往事时说,男主人公给了她三件东西——一支笔,一张 78 转的老唱片(内容正是莫扎特的音乐),一条爱情的不归路。可以断定,爱因斯坦和那个电影的编导是理解了莫扎特的。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莫扎特是生活中无法回避的存在,不论你是否喜欢古典音乐,他总是在迫使你接受他,随便听听的人会觉得古典音乐并非高不可及,迷恋 POPS 的人,完全可以将詹姆斯·拉斯特与保罗·莫里亚的改编曲当做正统的莫扎特来聆听。优雅质朴的曲调和天真欢愉的情绪使莫扎特成为走进音乐王国最好的敲门砖。然而,问题的核心就在于,莫扎特在爱乐者心中的崇高地位,并不是因为他是浅显易懂的。登堂入室后的目眩神晕,使得多少人在惊呼他的伟大时却又无从知晓他之所以伟大。现在如果有谁仍将莫扎特以“神童”相许,那我该说他没有真正地去听莫扎特的音乐。你能说出莫扎特童年与成人期的作品有大的差异吗?这里还是让录制过莫扎特全部作品的指挥大师卡尔·伯姆来说话似乎更有分量,

当有人问他,听莫扎特最好从哪一部作品开始时,他不假思索地回答道:“为什么不从第一交响曲开始,这是他8岁时在伦敦写的,但已经完全表现了莫扎特的风格。莫扎特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天才,对我来说,在所有作曲家中他是惟一的天才。”“神童”意味着随着年龄的增长,神迹也逐渐消失,而“天才”则是与生命相始终的。莫扎特在生前的最后作品——A大调单簧管协奏曲、歌剧《魔笛》和《安魂曲》无一不是天才的最高境界的体现。它们超越了自我,超越了时代,甚至超越了音乐本身。这三首编号分别为K622、620、626的乐曲,完全包含了作曲家最惊人的纯粹之美、华丽之美及感伤之美。纯粹之美犹如天上人间,一尘不染,华丽之美却是包罗万象,热闹非凡,当然最令人难忘的还是在《安魂曲》中所表现出的感伤之美,莫扎特一生都在为别人创造欢乐,却将最后的感伤留给了自己,他所有的音乐几乎都是为王公贵族而写,轮到自己享用的只有这部未完成的《安魂曲》。命运于贝多芬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抗衡,而对莫扎特则实在有些欺负无辜,所以,莫扎特在他的“天鹅之歌”中显得那样孤立无助,那样自悲自怜,上帝的审判是严厉的,但并无公正可言,弥留之际的莫扎特似乎明白了这一点,几声苍白的申诉之后,便陷入深深的宿命。

早先我真不理解,为什么北大的爱乐老教授言必称莫扎特,难道仅仅是求得内心的宁静与和谐吗?当我在相隔十几年之后,重新回到莫扎特时,竟浑似从未听过莫扎特,少年的感觉无论如何也无法带入今天,尽管那时候我认为与莫扎特离得很近。十几年的时光,不仅仅是又听了许许多多的音乐,这中间还专门研究了贝多芬、舒曼、瓦格纳、勃拉姆斯和马勒,尤其重要的是我正好经历了莫扎特的年龄段,生活对我们虽然痛苦多于欢乐,但命运的教诲却帮助我们日渐深刻。尽管

如此,当我在莫扎特离开人世的年纪,却仍感到没有对他理解得太多,或许莫扎特的人生是浓缩了的,我们凡人只有到死才能参悟出他 35 岁时的境界。当然,我至少还是明白了一点,爱乐由莫扎特始,亦必然终于莫扎特。莫扎特伴你生,随你长,亦可陪你到老。每一个人生是有限的,惟独莫扎特是永远的,人们在珍惜生命的同时,实在不要与莫扎特失之交臂,更不要把他的音乐当做消遣的趣味、催眠的声响和放松的灵药。莫扎特是上帝给人类最慷慨的馈赠,是每一位上路人的伙伴,是战胜不幸的依傍,是与命运和解的媒介,更是接引我们向上的天使。

因为莫扎特是这样的重要,不独爱乐者对他趋之若鹜,大指挥家和演奏家亦对他情有独钟,唱片公司更不会放过大量制作发行的机会,于是莫扎特作品的录音版本便比牛毛还要多了。此文题曰:听最好的莫扎特,便是要把他的最好的音乐的最好唱片向读者推荐,我并不奢求按照我的推荐去听唱片的人,他对莫扎特的理解会比我深,我的“义举”完全是出于我的责任感和热心肠。人生是宝贵的,时间是有限的,既然已经决定去听莫扎特,那就一定听最好的。

曾经灌录过莫扎特全部乐队作品的卡尔·伯姆让我们从交响曲听起,我同意这种安排,但不会去听他的版本。试想,一位把持世界最高级乐团——维也纳爱乐——几十年的指挥家,除了不断地为唱片公司录制各种曲目的唱片以外,便是以君临天下的气概到处巡回演出,他的节目单上戏码很杂,不仅有大量的莫扎特,还有全部的瓦格纳与理查·施特劳斯。天啊,他纵有贝多芬的本领,又怎能将这三个人统一起来。听伯姆的录音,总能接触到最精致透彻的音响,这一方面取决于他的控制乐队的的能力,另一方面是与他合作的乐团全是维也纳爱

乐和柏林爱乐之类。除此之外,我们最想听到的音乐的个性在哪里呢?如果我说伯姆是最中规中矩的指挥家,相信持赞同意见的人不少,但如果我说伯姆是最没有个性的指挥家,反对的人也不会很多。此中原因只要是听过伯姆的录音或了解他的简历的人便不难明白。话又说回来,伯姆对莫扎特的顶礼膜拜并不能作为他的莫扎特是最好版本的理由。在我的印象中似乎伯姆的人缘与威信更好于他的对作品的诠释能力,要不我怎么找不出一个伯姆指挥的不仅仅是莫扎特的最佳版本呢?如此不吝篇幅地否定伯姆的莫扎特,实在是因为伯姆的莫扎特太有名啦。德意志唱片公司三十多年来推出大量的伯姆指挥莫扎特的唱片,造成一个时期颇长的错觉即伯姆乃此道权威,其后果便是大大影响了音乐欣赏者对莫扎特的正确而深刻的理解,贝多芬以前的音乐变得无关紧要了。

我执拗地认为,对贝多芬和马勒有深沉且独到审视的人,他一定同样能洞见莫扎特那超乎寻常的灵魂。你听过布鲁诺·瓦尔特和莱奥纳多·伯恩斯坦的贝多芬和马勒吗?那迥然不同的演绎风格竟将极具张力和情感冲击的音乐精髓表现得淋漓尽致,令人心醉神迷。有一天,我得到了一套三张的瓦尔特指挥莫扎特第36—41交响曲的CD,又有一天,我得到了一张伯恩斯坦指挥莫扎特第40、41交响曲的CD,从此我听莫扎特交响曲再不作他人想。它们到底怎样好,我竟一时说不出来了。在此我只提示一句,好像为了让你更准确地去深入莫扎特似的,瓦尔特的那套唱片中的第一张是排练第36交响曲的现场录音,细心聆听大师那苍老而略微沙哑的嗓音说着并不标准的英语在引导着乐队渐入佳境的场面,你不被感动得心灵震颤、热泪盈眶,那才叫怪呢。同样,当你听过伯恩斯坦的第41交响曲而不被他那热力四射、火花迸溅的乐音律动激奋

得血脉贲张,涕泗滂沱,亦实属不正常的事。好啦,再补充一句,这二位指挥大师都是犹太人,欧洲的精神似乎已融入他们的血液,他们那看起来不甚经意的挥洒便使我们从此拥有了最好的莫扎特。也许是在佐证我的这番心得,《安魂曲》的最佳版本竟然也是瓦尔特与伯恩斯坦的,前者是单声道的录音,由 CBS 唱片公司出品,后者乃指挥家为纪念亡妻而举行的安魂弥撒现场录音,这张唱片便由伯氏之妻的照片做了封面,其色调正好与 DG 公司的大黄标接近,在唱片柜上很容易被认出来。

乐迷的马勒

从广播里认识马勒的音乐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真正有意识地一遍又一遍地去聆听马勒却是在 1984 年。

现在想来确实我有些幸运,误打误着地竟让我一开始就接触到马勒最美丽的也是最感动人的作品。先是我通过一位在沈阳音乐学院教作曲的老师从校图书馆转录了一套《大地之歌》,因为时间较长,用了两盘磁带,第 4 乐章还从中间掐断了,又因为是从密纹 LP 上转录的,所以杂音和噪声都很大,但那时听音乐是不会计较这些的。

今天的爱乐者完全可以想象出我在 12 年前为马勒流泪的情景,在贝多芬和勃拉姆斯之后,一个新的世界开启了。或许与当时我的思想比较活跃有关,要么就是青春的躁动实在需要艺术的外力补给,这部与李白、王维及孟浩然有关的《大地之歌》竟是声声句句深得我心。我已记不清到底听了多少遍,有时是整整一个下午或一个夜晚,当女低音荡气回肠的吟咏布满整个屋子时,我独自一人怎么也无法停止对往事的追忆,一年前与北大轻松的再见此时全化作离别的铭心刻骨,四年的恩恩怨怨竟变成最经咀嚼的美丽故事。在我忍受不了对师友及神奇的校园的思念以后,我又重回北大继续又一个三年奋斗,这时的《大地之歌》已被一盘进口的原版音带取代,它

属于我的最早一批音乐收藏品,巧的是一出手便是一个名版本,女低音弗莱丝特尔具有与凯瑟琳·费丽尔极其近似的嗓音和心灵,她的近四十年的演唱生涯几乎总是与马勒相伴。男高音理查德·刘易斯虽然一直以唱歌剧为主,但他高亢激越的声音及甜美流畅的旋律感正是演唱《大地之歌》所必备的元素,他也许是我迄今为止听到的最具理解力和最有音乐修养的《大地之歌》男高音。当然最终使这个录音成为该曲最佳选择的是指挥家莱纳,他统帅的芝加哥交响乐团与王牌录音师莱顿的合作,开创了录音史上的黄金时代,巨大的动态对比,温暖怡人的音色,通透清爽的层次,使这一个《大地之歌》足以作为那个时代的见证。与此同时我又颇费周折地借到《第三交响曲》,也是录在两盘磁带上,或许是得来不易的缘故,我听它的次数竟超过那盘原版的《大地之歌》。

一直到今天,我还是这样认为,马勒的最好作品是《第三交响曲》而非《大地之歌》。我清楚记得,在1986年的国庆节那天,我大学时的几位好友来我宿舍欢聚,我尽最大努力摆出一桌校园酒菜,同时亦不忘将最心爱的音乐待客,开怀畅饮之时,大家全被第6乐章一个比一个更炽烈的旋律迷住了,我从未见他们在音乐面前如此失神,人人脸上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宁静与安详,那是一种对崇高的向往和对天国的憧憬。我告诉友人,这个乐章名为“爱情这样对我说”,立刻有钟君反驳道:这哪里有爱情,分明是“爱”在对全人类说。时光飞快地流逝了,当我拥有一套马勒交响曲全集的LP以后,那两盘磁带便转送了他人。它伴我度过三年研究生期,使我真正认识了马勒,使我对音乐的理解发生最根本的转变,使我对生活,对艺术开始倾注全部的爱。至今颇引为遗憾的是,再也记不起那个《第三交响曲》是谁指挥的版本,这对于一个曾以“发烧

友”自居的人来说，真是不可原谅。

今天的我已属于比较奢侈的“爱乐者”，不仅有两套马勒交响曲全集，光《大地之歌》便收集了 15 个版本，第三交响曲亦有 5 个版本。当然我又获得更加珍贵的东西：《孩子们的神奇号角》、《亡儿悼歌》和《吕克特之歌》。数年来，我和我的伙伴们不曾间断地在听马勒，马勒的意志和耐心令我们聒噪不止的废话逐渐衰减，直至今日缄默无语。我知道这是一个漫长的深化过程，我们与生俱来的抱怨此时已转为对宇宙神灵的感恩。人生原来是要靠每一个人自己去领悟然后再去享有的。艺术大师的义务在于他的并不直观的玄奥的传达，但却有让人误入歧途的危险。心地善良的马勒周身罩着神秘，他为我们营造了一个与上帝交涉的谈判空间，世俗与神圣在这里融为单纯而高洁的境界，人类不再自卑自怜，堕落的罪责也释然烟消云散。说出来谁会相信呢？马勒竟让高龄人有的是少年老成的感觉，他使早已过了壮年期的 20 世纪的人类在心智上返老还童，而这对真正的儿童却意味着不祥之兆。马勒在其后半生，不断遭受着夭折主题和暗夜中疾走的孩子身影的煎熬，死亡的阴影遮蔽着他的女儿、他的友人的女儿，甚至延续到他的遗孀和再婚丈夫的女儿。马勒终于未能逃脱他替命运为自己作出的安排，当他开始谱写《第十交响曲》时，正逢知天命之年，却撒手西归，与他幻觉中的孩子共同去欢度天国之乐了。以后的 20 世纪主流音乐就在他的巨大身影下小心翼翼地摸索行进。他的学生兼友人布鲁诺·瓦尔特继承了他的遗产并将它们保护得很好，马勒去世后，他指挥了《大地之歌》和《第九交响曲》的首演。他永远是马勒的最权威的诠释者。马勒还有一位崇拜者，是作曲家阿尔班·贝尔格，他是现代音乐中最了不起的人物，他最大限度地发展了马勒的精